

THE NEWLY-WRITTEN PICTURES & FILES ON LONGMARCH

新写长征图文档案 下

李 镜 / 著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新写长征图文档案/李镜著.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2002. 8

ISBN 7 - 5004 - 3434 - 0

I . 新... II . 李... III . 报告文学—中国—当代 IV . I2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2) 第 039461 号

责任编辑 郭沂纹

责任校对 林福国

封面设计 董 珮

版式设计 李 勤

出版发行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社 址 北京鼓楼西大街甲 158 号 邮 编 100720

电 话 010 - 84029453 传 真 010 - 64030272

网 址 <http://www.csspw.com.cn>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刷装订 衡水蓝天印刷有限责任公司

版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版 印 次 2002 年 8 月第 1 次印刷

开 本 880 × 1230 毫米 1/32

印 张 24.25 插 页 4

字 数 600 千字 印 数 1 - 10000 册

定 价 49.80 元 (上、下卷)

凡购买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图书，如有质量问题请与本社发行部联系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下)

第七章

369 蒋介石赴渝授命

想到这里，刘湘看了看坐在对面一张椅子上的贺国光。

他不喜欢蒋介石派来的这个“钦差大臣”。尽管他们有同窗之谊，但贺国光以这种身份来重庆，意图很明白，是冲着自己来的。蒋介石在贺国光入川时的训令他至今仍记忆犹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为对四川剿匪各军作战上，运筹指导督察之特设机关。”哼！说得好，“运筹指导督察”，说白了，不就是监视、渗透、控制么？



377 派往莫斯科的使者



莫斯科没有放弃对中共的关注。在派出美国人纳尔逊几个月之后，又派出一个叫张浩的中国人。张浩本名叫林育英，湖北黄冈人，是林彪的堂兄（林彪本名林育容），中共资深党员，当时为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成员。共产国际派他回国，一方面为的是与中共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带去了刚刚结束的共产国际“七大”精神。

386 打鼓新场风波之后，又有了一个“三人团”

指挥了遵义战役的毛泽东对自己充满了信心。

但是出乎他的意料，二十多个与会者的意见几乎形成了一边倒：林、聂的意见可行，赞同集中主力部队攻打打鼓新场。

只有毛泽东一人反对。但是大家还是要打。

毛泽东来了脾气，站起来，向主持会议的张闻天说：“既然如此，我这前敌司令部政委不干了！”

凯丰一旁喊着说：“少数服从多数，你这是什么态度？”

张闻天也来了气，说：“不干就不干吧！”



392 在一个暗夜，毛泽东构思了一篇战争史上的杰作



流血，在毛泽东预料之中，但面对炽热的血，他的心仍无法平静。这就是战争。

正如毛泽东所预见的那样，鲁班场战斗为红军三渡赤水创造了十分有利的条件。以后的几天时间，红军按照中革军委和前敌司令部的预定计划，进展顺利。

3月16日，红军进占茅台。

404 蒋介石移驾贵阳，欲与毛泽东决一死战

顾清廉将一套“孙子兵法”借给他看。蒋介石一接触这部集兵权谋家与兵形势家于一身的奇书，就被它深深地吸引住了，并由此对军事产生了浓厚的兴趣。

毛泽东也是从《孙子兵法》开始，走进军事世界的。他们都不鄙薄自己的祖先，在这一点上，中国20世纪前半叶最有影响的两位人物有着惊人的相似。



416 委员长感到了死亡将至的恐惧



“功在斯……”蒋介石念出声来，回头问他们，“你们猜猜，这三个字的后面应该是个什么字？”

顾祝同、陈诚一行人转动着眼珠，品味着，琢磨着：“功在斯世……功在斯民……功在斯族……”

蒋介石笑一笑，说：“依我说，这后面不该有字了，就是这三个字：功在斯！成功在这里，立功在此时！这也许是个好兆，我希望此碑是专为我们而立！”

第八章

434 征途中的女人（之三）

1930年上半年开始，中央革命根据地首先开展了对所谓AB团的斗争，随后各根据地也相继开展了反AB团等“一切反革命派”的斗争。由于错误地进行了反AB团等斗争，许多优秀干部和群众遭到错杀。图为湘赣革命根据地莲花县政治保卫局分局翻印的中央局《关于苏区肃反工作决议案》。



445 征途中的女人（之四）



贺子珍剩下的日子是回忆。回忆毛泽东；回忆为革命而牺牲了自己的四个弟妹：参加过永新暴动后死于战乱的小妹贺先圆和小弟贺敏振；在长征途中因误入喇嘛庙而被错杀的当号兵的二弟贺敏仁；1949年11月为了寻找自己的儿子“毛毛”而死于车祸的二妹贺银圆（即贺怡，毛泽东小弟毛泽覃的妻子）；回忆交给了那个动乱年代的自己的五个孩子……

459 端纳宣讲《出埃及记》

蒋介石听完端纳的话，愣怔了一会儿，然后哀哀地笑了一下：“眼下，红军已经跑到了云南，谁是亚伦？谁是户珥？”

宋美龄不假思索地说：“一个薛岳，一个龙云；薛岳在后面追，龙云在前边堵。”

“龙云？”蒋介石摇了摇头，踱了两步说：“这个人刚愎自用，不好对付。我这里是够抬举他的了，官给他封了，钱给他花了，但对他我心里还是没有底。”



470 金沙江搏风击浪的七天七夜



林彪走出了指挥所，目送担任前卫任务的二师四团由杨林折向北面而去。

他的下一个目标是禄劝。不过，最终目标还是金沙江边的龙街，按照中革军委命令，一军团将在那里渡江。

林彪要求他的部队以最快的速度向前推进。在好胜心强的林彪心目中，左、中、右三路向一个方向齐头并进，无异于是对各路指挥员意志、智慧和能力的考验。

481 在会理，毛泽东遇到了一点小小的麻烦

“信？谁写的？”毛泽东一边接过信，一边问。

“一军团军团长林彪。”周恩来回答说。

毛泽东拿着信微微怔了一下——显然，他没有想到林彪会在这时候写信给他。他看了周恩来一眼，便把目光移到了手中的信上。

林彪的信是写给周、毛、王“三人团”的。信的大意是：毛、朱、周随军主持大计，请彭德怀任前敌总指挥，迅速与四方面军会合。

一丝阴影慢慢掠过了毛泽东的眼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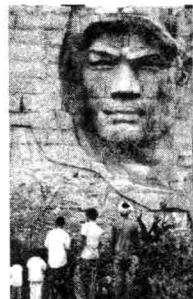
491 想到石达开，蒋介石觉得轻松了许多

红军走了，并没有在云南久留，龙云虚惊一场。

龙云正在暗自庆幸之时，忽然接到蒋介石侍从室主任晏道刚从贵阳打来的电话，说委员长不日到昆明。龙云的心头又蒙上了一层阴影。

龙云的第一个念头就是：“蒋介石此番来者不善。”

兔死狐悲，他想到了刚刚被蒋介石解决了的王家烈。



501 刘伯承在大凉山留下了一段美丽的故事



彝海——大凉山腹地的一个淡水湖。

晴空如洗，碧水如蓝。

历史注定要在这里写下一笔。

刘伯承和小叶丹面对着碧蓝的海子，并排跪了下去。

刘伯承高高地举起了大碗，大声地发出了誓言：“上有天，下有地，刘伯承愿与小叶丹在海子边结义为兄弟，如有反复，天诛地灭！”当他念完最后一句后，将“鸡血酒”一饮而尽。

516 大渡河没有重复 72 年前的翼王悲剧

此时，被蒋介石传单中称为“石达开第二”的朱德、毛泽东，正穿过凶险莫测的大凉山，向石达开的死地安顺场走来。

蒋介石的传单和他们前方的那个神秘的小渡口，将 72 年前的那段历史突然拉到了他们的眼前。



他们的头已经被高价悬赏过好几次，他们并不为自己的命运担心。蒋介石的传单只不过向他们提示了中国近现代史上一段历史罢了。

528 13根光秃秃的铁索扛起了一个共和国



两路火，两路兵，两支敌对的军队，在一条河的两岸，用最快的速度奔向同一个目标——泸定桥。

29日，当黎明即将来临时，红四团终于占领了泸定桥西桥头。

13根光秃秃的铁索——这就是毛泽东和蒋介石都在拼力抢夺的泸定桥。

当红军站在泸定桥桥头的时候，都惊呆了。

第九章

539 张国焘心事重重

善解人意的四方面军秘书长不仅从心眼里钦佩这位老资格的共产党领导人，而且更懂得怎样与他打交道，所以在和他和他的上司之间建立起了种不同寻常的密切关系。在一些重大的问题上，已经习惯了独断专行的张国焘却喜欢听听他的意见。

当然，这决不是征询，黄超心里十分明白。也正是因为黄超摸准了张国焘的好恶，所以当四方面军的干部在几次大的“肃反”中，一批又一批被撤被关被杀的时候，黄超不仅没有受到任何伤害，还成为张国焘为数不多的被信任的人之一。



554 夹金山上，夹金山下



博古夫人刘群先赶上了她。矮小的刘群先和贺子珍一样，也是拉着马尾巴爬山。山太高，雪太深，马也疲惫不堪，爬坡的时候，大家都舍不得骑，只是拉着马尾巴，省点力气。

“子珍，要不你骑上去走一段。”刘群先关切地说。

贺子珍用衣袖擦擦脸上的汗，苍白的脸上勉强露出了笑容：“不敢骑，路还远呢，累死了牲口，剩下的路怎么办。”

刘群先也无可奈何地摇摇头，风趣地说：“没办法，现在，骡子比老公还亲。”

572 毛泽东、张国焘阔别 8 年的拥抱

毛泽东打趣道：“辣椒还能攻毒，不吃辣椒的人不革命。”

博古经常听到毛泽东开这样的玩笑，并不在意，笑着反问道：“你们湖南的那个曾国藩也是个吃辣椒的吧？他也是革命的吗？”

“这……我们的博古同志认真起来了。”毛泽东也笑了，他脑子一动说，“曾文正公是个有才的反革命。”

毛泽东的话引起了一阵轻松的笑声。

张国焘的心头蒙上了一层阴影，他认为毛泽东关于辣椒的议论是在影射自己，他也是个不吃辣椒的人。



584 张国焘借凯丰的文章兴风作浪



毛泽东看着一脸愁容的张闻天，拉过一把凳子，让他坐下，笑着问：“又找你的麻烦了？”

张闻天摇摇头：“没完没了，没完没了！看样子他们不达到目的不肯罢休。”

毛泽东又笑了笑：“谁让你是总书记呢。”

张闻天说：“让他当好了！”

毛泽东说：“大家通不过，我也通不过。”说着，拿出烟来，递给张闻天一支，自己点上一支，狠狠吸了一口，说：“跟张国焘打交道，好比吃牛皮糖，不能急，得慢慢来。”

597 曾中生死在一个闷雷隐隐的暗夜

夜很黑。

曾中生被双手反绑着，押进了卓克基的一片密林里。

“坐下！”他听到身后有人喊了一声。

他回头看了看，问：“把我押到这里来干什么？”

一个干部模样的人说：“部队今天晚上要行军，你先在这里休息一下。”

曾中生刚一坐下，一条绳子就紧紧地勒住了他的脖子……

远处，有隐隐的闷雷……



610 饥饿，疾病，胡宗南，以及将要到来的严寒



贺子珍看见小弟弟贺敏仁被五花大绑着，向自己投来了求救的目光。

“不要杀他！不要杀他……”

贺子珍大声喊着，向弟弟扑去。

她被噩梦惊醒了。

小弟弟贺敏仁真的被枪毙了，这不是梦。

621 鲜血浸染的曙光无比绚丽

吴焕先牺牲后的第三天，敌三十五师的一群虎狼兵就掘开了郑家沟山根下吴焕先的墓，把烈士的尸体翻出来，抢走盖在尸体上的衣被，撕去裹尸的白布，然后将赤裸裸



的尸体翻来倒去拍照，其状惨不忍睹。

50 后，在吴焕先牺牲的地方，竖立起了一座高耸入云的石碑。

石碑上镌刻着他的牺牲经过。还有他的年龄：时年 28 岁。

634 沙窝会议，再次向张国焘作出让步



在毛儿盖地区的毛泽东、朱德、周恩来、博古等人，对正在召开的国际“七大”和《八一宣言》，一无所知。

他们正倾注着全部的心血和精力，在中国西北这个最偏僻的角落，为红军最迫切的生存与发展问题而焦灼。

8月3日，毛儿盖刮着小风，毛泽东带着中央队秘书长刘英，走在毛儿盖的土路上。他今天要看几个人。

第一个要看的是张国焘。

第十章

648 陈昌浩第一次向张国焘说了“不”字



徐向前犹豫了一下，还是敲敲门，走进了张国焘的屋子。

徐向前是应召而来的。他进屋的时候，张国焘和陈昌浩正趴在地图上研究什么，见他进来，张国焘离开了地图，拉过一条凳子，一边让勤务兵沏茶，一边笑着招呼说：“坐，快坐！”

张国焘比往常显得热情了许多。

徐向前坐下以后，张国焘轻轻叹了一口气，问徐向前：“你也参加了沙窝的会议，感觉如何？”

徐向前觉出张国焘话中有话，便说：“红军的两支主力部队走到一起来了，兵多了，枪多了，只要拧成一个拳头，会在川陕甘造成一个局面的。”

654 潜伏着死亡的美丽

巨大的苍鹰在天上低低地盘旋着，极有耐性地追随着这支人数越来越少的队伍，时刻准备俯冲下来，袭击随时都有可能倒下去的红军战士。

此时，就有一只鹰跟着周恩来的担架，在不高的空中慢慢地滑翔。



669 风云突变，毛泽东决定紧急出走



考虑到叶剑英处境危险，毛泽东要他立刻赶回去开会。并告诉他，要沉着冷静，谨慎从事，不要跟任何人说起这份电报的事。

叶剑英回到指挥部的时候，陈昌浩的讲话还没有结束。会后，叶剑英装着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交给了他。

彭德怀已经闻到了弥漫在空气里的硝烟味。

684 黑暗与曙光

彭德怀无暇欣赏草山上一片一片竞相开放的鲜花。在战火中熏陶出来的彭大将军只会在战场上欣赏战火。蒋介石对他恨之入骨，在他求购中共领导人头颅的价目表上，彭德怀的标价是10万。

毛泽东留意到了晴日里高原草地的壮美。此时，他已经萌生了一个念头，将来还要到这里来走一趟，不，也许应该从瑞金开始。同样骑着一匹大白马。

当然，那很遥远。毛泽东微微笑了。



698 张国焘“通缉”毛、周、张、博

毛泽东很快便从最近一期的《晋阳日报》上看到了一则有关陕北红军的消息，不禁击掌叫好：“好了！好了！我们用不着打游击了！”

张闻天忙问：“发现什么好消息了？”



毛泽东把报纸递过去：“你快看！徐海东有消息了，刘志丹也有消息了！”

张闻天接过报纸看了一眼，果然让人振奋。报上登着，徐海东部红二十五军已“突围”过蓝田，北出终南山口，威逼西安，“估计已与陕北刘志丹之二十六军取得了联系。”

708 10月，毛泽东吟着诗走进了吴起镇



徐特立走在路上，他衣服上的“百宝囊”里，总是发出“嘀里当啷”的响声。

这副装束，自然成了老百姓目光追逐的目标。

“那个老汉，也是兵么？”

“不像，看那邋遢的样子，敢情是队伍上的师爷？”

“红军里哪来的师爷？”……

721 一年后，毛泽东的预言实现了

陈昌浩和张国焘骑着马，一前一后地走着。

“昌浩，到陕北，我们等着挨批判吧。”走了一阵，张国焘回过头来对陈昌浩说。

陈昌浩看看他，没有说话。

怠慢太明显了，这在陈昌浩，是罕见的。



734 主要参考书目

第七章

蒋介石赴渝授命

3月2日。山城重庆依然大雾弥漫。

重庆机场加强了警戒，显出少有的森严。浓雾将停在机场上的一溜小卧车遮掩得影影绰绰。贵宾候机室里，从贵阳移驻到重庆的军事委员长参谋团主任贺国光、四川省主席刘湘等军政要员们在静静地等着大雾散去，彼此都没有心思说话。

他们在迎候蒋介石。

刘湘看起来要比贺国光轻松些。土城一战，郭勋祺模范师立了大功。红军进入贵州以来，国民党军方面惟一的一次有点模样的胜仗是川军打的。也许，对他来说，这还不是最重要的。把红军挡在长江以南，使之不能进入四川，才是他感到轻松的真正原因。

眼下，情况比一个月前或许要更好些。那时，红军向北走，意在四川；现在，他们朝南走，离四川越来越远。他最担心的局面看来不会再发生了，那就是朱、毛红军和徐向前的第四方面军在他的地盘上会合。现在已经可以说完全没有那种可能了。他可以拿出全部力量对付川陕的张国焘、徐向前了。至于朱、毛下一步往哪里去，与他关系不大。

如果朱、毛红军不进四川，还用得着在重庆驻这么庞大一个参谋团么？



长征到达陕北后的毛泽东与朱德。遵义会议之后的红军又成为了“朱毛”红军。蒋介石头痛的日子又开始了

想到这里，刘湘看了看坐在对面一张椅子上的贺国光。他的这位四川陆军速成学堂的同窗穿着一身合体的军装，扎着武装带，目光漠然地望着窗外出神。

他不喜欢蒋介石派来的这个“钦差大臣”。尽管他们有同窗之谊，但贺国光以这种身份来重庆，意图很明白，是冲着自己来的。蒋介石在贺国光入川时的训令他至今仍记忆犹新：“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委员长行营参谋团为对四川剿匪各军作战上，运筹指导督察之特设机关。”哼！说得好，“运筹指导督察”，说白了，不就是监视、渗透、控制么？

贺国光来到重庆不几天，刘湘就感到了不方便。军队调动，火力配制，战场选定……大事小事，贺国光都要管一管，问一问。他这个四川省主席和“剿匪”总司令完全成了个摆设。

当然，同意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是他与蒋介石的一笔交易或者说是一种妥协。在四川军阀连年混战中，天府之国已是“闾里萧条，炊烟断绝，流离荡析，十室九空”。加之在对红四方面军的六路“围剿”中，屡遭败绩，弄得损兵折将，财政枯竭，一向与蒋介石保持着距离的刘湘不得不向蒋介石乞援。1934年11月12日，刘湘由重庆乘轮船东下，到南京去见蒋介石——那时中央红军已经离开江西一个多月。蒋介石对四川蓄谋已久，见刘湘来求援，认为时机已经成熟，便采取了宰割四川的种种手段，12月20日，正式任命刘湘为四川省主席和川康绥靖公署主任，并授权刘湘统一四川军政，统一指挥、节制川军。同时，又拨500万元“剿赤”专款，补充大批枪支弹药，还特准刘湘发行四川善后公债7000万元。取得四川大权的刘湘正在意满志得之时，蒋介石忽然提出，派10个师“中央军”由川东、川北两路入川协助“剿赤”。为安抚刘湘，蒋介石还提出入川“中央军”统归刘湘指挥调遣。到此时，刘湘方知蒋介石的狡黠。他心里清楚，蒋军入川之日，便是他大权旁落之时。为阻蒋军入川，刘湘遂以辞去“剿

匪”总司令一职相要挟。蒋介石怕把问题弄僵，只好暂作让步，与刘湘商定，改派贺国光率参谋团入川……就这样，他与蒋介石完成了一笔交易。

窗外，雾渐渐消散了。

对面的贺国光从椅子上站了起来，走到刘湘跟前，掏出烟来，递给刘湘一支：“快到了，来，抽支烟。”

刘湘接过烟，点上，吸了一口，悠悠吐出一个烟圈儿。

“老头子怕还要发一通火吧。”贺国光坐到刘湘旁边，面带愁容地说。

“免不了，遵义二度落入赤匪之手，他正在火头上。”刘湘并不像贺国光那样沉重，相反，他倒觉得有笑话好看，于是他又说：“川黔公路上的仗是薛岳和王家烈打的，我们是鞭长莫及哟，干着急，帮不上忙。当然，你是参谋团主任，负有督导重责，老头子问起来，也得想点话说。”

贺国光叹了口气，轻轻摇了摇头。显然，他也想到了这一层。

48岁的刘湘不易觉察地笑了笑，对于刚刚发生在川黔公路上的战事，他甚至产生出一种幸灾乐祸的快意。

天完全开了晴，蓝天如洗，白云悠悠。

蒋介石的专机到了。舱门打开，蒋介石第一个从飞机里钻了出来，面无表情地朝等候在下面迎接他的党政



蒋介石赴渝督战“剿匪”，但结果绝非其所料